

楊園先生近鑑書後

或問於予曰稱人之惡夫子之所惡也近鑑之作無乃有意揚人之短而近於刻乎予曰春秋夫子之書也假魯史以行賞罰二百四十二年之間雖以君公之貴凡有奸慝直書無隱或奪其爵或斥其名以昭示天下後世故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扶植三綱五常使不至於廢墜所謂撥亂世反之正也予朱子因之而作通鑑綱目楊園先生因之而作近鑑以爲士庶人之有身有家者懲戒大小雖殊其義一也夫人各有秉彜溺於宴安佚樂而不知檢制則放僻邪侈之

心生矣起於微成於著積而至於不可救於以喪身亡家
往往然矣史書所載敗亡之轍不可勝紀然世數曠邈讀
者易忽惟近在耳目之前稱述一二聞者卽凜凜於心慄
慄於膚莫不知憂知懼思悔過遷善以永圖厥終是則近
鑑之作不善人之刑而善人之資也由是而進之以修身
齊家之道不難矣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
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知不善之不可爲自知善之不可不爲矣其所致傲於天
下後世者意何厚也亦何嫌於刻以彰人之過惡哉問者
唯而退因識其說於篇末以告同志云爾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八

近鑑 凡六十四條

近鑑一卷述敗亡之迹爲守身之戒深切著明讀者宜慄慄危懼思所以自遠於邪慝矣

書曰人無於水監當於人監竊觀人世興亡隆替之故
無古今無大小未有一轍者也匹士庶人罔與朝廷
邦國然浮沉末俗圖厥苟全身家之慮宜各有之且夫
艱難以立基劬勞以鞠育所生之懷靡不日冀有成保
世滋永爾乃昏泯無知卽於淪喪俾前業一朝以盡甚
至隕軀殄祀可不大哀因舉少壯越今覩聞所逮足爲
鑑戒者筆示後生應知禍敗匪作自天妖災蓋必由人

庶其有所畏慎莫敢恣志也哉

里有二子性敏慧能文字十五六俱入庠序人皆愛之然好色不知自愛一婚之次年死一婚五六年亦死俱無子妻少亦不能以節行終

石門富室子好嬉戲家畜馬娶妻嘗於家衙抱妻上馬鞭之馬馳妻急抱衙梁而懸馬出門人駭牽以入見新婦猶在衙梁因其聞知見鬪蟋蟀者喜以馬易一日蟋蟀逃入石岸毀岸覓岸毀盡蟋蟀窮入水爲隣鴨所吞怒碎其鴨隣人哄償金而止一時嘲爲鴨食馬未幾家盡敗死又亡馬里一人本舊族性與相類少出遊見鄉人

猪母以爆震之立死又見賣燈草者從後投以火草頓盡以爲笑聚而訴其家倍價以償得去父死無嫡子庶子三人俱不肖比其長也家破子益流而下矣

沈繼祖予母族沈氏世僕也父名貴幼時主人拔之書室埽除中授以貲爲治肆起家數千金繼祖旣爲富人子耻不列於齊人主人沒幼主癡愚乃以財陰結沈氏之衣冠邪行者又與烏鎮舊族貧無耻者婚遂生豐不愛金錢與幼主訟兩族及里之匪類助之又以賄通於杭州知府某不直其幼主沈之衣冠復陽爲幼主弗平而再訟實則利繼祖金陰爲用也由是幼主家盡破不得

直繼祖擁其貲揚揚烏鎮故家右族多與爲親友矣幼主三人旣長莫敢問語云世敗奴欺主諒哉

烏鎮某氏惟一子年弱冠一夕逆僕弑之而遁其家遂無後或曰淫僕妻而僕憤故弑之或曰僕通於寡母幼主知之度不免故弑之

里有賦性殘忤者見人禍敗輒喜見人福澤輒憎不必於己有關也嘗遊金陵過魏國公第問曰誰家如此大第同行者曰魏國公曰死乎答之曰開國元勳父死子繼死何損熟視良久連曰可惡可恨其生平心事大率類是處兄弟宗黨多以陰刻嫌間不相和愜年及四十生

一子而歿孫復殤

里有富人無子陰取他族子乳養爲子後妾生子分出之然家仍厚篤愛妾子飲食衣服惟恐不適其意年十四五厥父歿里之塾師每歲爭得之以爲徒以是市井匪人咸與遊十七八娶妻二十餘娶妾遊冶嗜賭豪家奴利其田宅以金資賭伺金盡索金償以田宅故不受要其酒食與其妾屈意事之然後受如是者不一二年田宅盡妾爲豪家奴所賣始爲穿窬後從羣盜行劫死於獄妻他適生母依他族子以活富人之從子亦有家數千金始亦無子妾生一子珍愛與富人子相類父耄逆

卷之三十一
節屢見因令學賈不成與匪人交益厚家益廢父鬱鬱
死嫡母及妻亦死姑蘇買妾與絃歌生計無賴所以飲
食不忍言矣

里有貴人性貪淫廣其田宅僮僕僕人妻無得免於亂者
每於月下私遊野外徧訪良產美廬行計有之子及見
其盛也今日田宅悉歸他人更有不可道者

一貴人子驕恣不嗜學父延門生之當意者爲之師無嚴
敬意嘗語其師曰以爾爲馬我乘之師積不能平後遇
買薪令家人貯書室戶外且滿一夕舉火火及書室師
自他牖踰垣免乙酉後去爲僧實從羣盜也索捕急竄

匿不知所終或曰殺於金陵

里有兄弟六人三人嫡出二人庶出嫡長早世次爲家督
不能愛庶弟教以善道庶之長嗜賭破家仲與叔成立
利其廢產而買之產旣盡無賴仲年不永庶之長卽誘
其子賭家破年亦不永叔雖以壽終然存日子已嗜賭
不肖家盡廢六人之後益寥落矣庶之長資性絕人過
目能誦二少俱有美質若家督克盡道一門可興也何
至賭爲家風世業喪敗子姓陵夷資人歎息哉

袁花某氏主人年少遊浪家法蕩然強僕亂其室主稔知
挾刃以伺僕夜入臥內主將殺之僕奪刃反傷其主主

大呼僕急踰垣墜失刃乃得殺并殺其妻

里有寡婦與家僕通恐其妻知之贖以財不問出納僕妻
若子衣食鮮美人固疑一日稍失意僕妻怒曰甘以夫
讓者好待我也今安得如此由是醜聲大布婦勢家女
伯叔不敢問

某里方盜警家各守禦治器械聚丁眾晨夕不怠某氏子
夜飲後爲人誘曰爾族富人懼必甚盍恐諸某氏子戲
往大擊其門族人弗察挺刃齊下遂死訟之官欲正妄
殺之罪不得

嘉興某氏子父遇難死叔撫之至長娶妻入郡庠又爲廣
田一百五十畝丙申讀書舅氏與海濱諸俠邪游好欲
恣意而難叔氏羣邪導之索家叔氏謂叔利其所有叔
不得已集宗族親友歸其家未及三年家破又與羣邪
多爲非法幾覆厥宗買亂家之婢爲妾而棄妻子

有中年取不正之婦爲繼室者身死無子汙及家門嗣子
受其虐又有娶不正之婦爲妾者始至妾也一再猶妻
矣諸兄弗能正也初猶斂謹順門內意漸陵夫夫惟恐
拂其意矣漸至夫之兄嫂不敢逆其意稍不當怒罵撞
擊大不寧必以禮下乃已又以所畜婢餌夫生一子人
皆疑弗顧門內畏其橫厲莫敢言

尤介錫在吾家三載未有顯惡也歸娶後二載尙未失作
家之常因避盜入邑居卽有匪類與入娼家淫路旣開
遂不可塞丁酉其從兄師錫引至會城鑽科舉又誘之
買舉人招慶僧因偕以至烏龍巷宿沈娼次年其兄文
錫欲圖族人居址因令至會城佐訟遂與沈娼密乃爲
贖身以歸文錫妻范又與娼結姊妹以子爲娼之子半
載并招沈鴆同居鴆殺吾女矣

海鹽某氏子世業富厚性輕慧父素豪奢畜優僕數輩常
歌常舞以爲交結貴勢之資父歿棄其妻挾優僕遠遊
一二年歸與從兄構訟不一年家業盡廢憤不已走燕

京別圖傾陷弗遂死燕邸僅以棺歸無子妻先死父妾
及其生母失所不可言矣古人有言此雖一事作戒數
端厥父貽謀不臧一也暱比匪人一也不念先世箕裘
一也廢居室之大倫生蕭牆之烈禍一也忽然家亡身
喪宗祀無主由是以思孝友睦婣閉門課子夫豈盡迂
哉

某氏兄弟二人父歿母氏專橫寡恩而多藏長子曲意迎
合以傾弟弟未有子長實利之及弟妻生子陰構母與
弟妻之隙弟性淫縱婢與通間其夫婦弟遂疑妻與母
兄共殺其子妻之黨訟之勢家因以爲利

吳江某氏夫死與家僕通遺貲悉爲所竊子漸長慮覺也令僕妻誘之淫私結其心因以制其口及娶漸與僕妻疎婦稔知旣怒僕妻之誘夫也又耻姑之穢行姑亦深忌其婦與僕夫婦謀鳩殺之子喪偶益懼不敢發憂憤成疾無何死

同邑沈三舊家子也性蕩父死未一月以素綾爲襖紅綃繫腰騎馬遊娼家家業盡破賴婦翁貴僅免饑寒死之日婦翁已歿幾不能殮

母黨一人本富室不事生業好騎馬賭博娶吳興費氏有家教精勤婦事兼通書史勸夫讀書不聽勸理家亦不聽見其所爲泣諫亦不聽一日寧親歸夫連出不返遣婢出閉戶沉思挑燈獨坐已而泣且書書已又泣服嫁時衣滅燈就牀次朝門不啟叩之不應發戶入則以帨經死矣桌上所書三四紙媵婢持之奔告父兄父兄至視殮而去夫猶不悛家盡與後妻入邑爲胥屬以罪死無子後妻醜行不可言賍罰猶多累及宗族

里有爲湖州教授者丁祭宰牲豫竊鹿肉脯食之廟前古柏斬以歸其餘猥鄙狼藉弗堪盡述罷歸彼中人率舉以嗤笑竊鹿肉事其人不耻時時自言之教授死今三十餘年矣棺雨淋幾破葬不舉子孫無克家者

里有官廣州貪險異常情被巡撫劾奉鞠問旨乃使其子
賚萬金及他珍玩往京師賄要路其子念曰若父官無
恙更得他官貲囊不過數萬分授諸弟料已所得不過
萬餘然異日事未可知何如取此自肥乎至京所謁要
人俱無賄事不濟更爲他說誑其父父急別賄粵之要
紳雖坐貪墨得贖歸後其子生三子俱殤家貲爲盜焚
劫室廬田產以無子故肆意賭博家盡今爲僧

松江某相孫某貧乏不能存有故僕尙有富於財者往祈
憐卹適春米以五斗令傭者負隨而將之傭弗克息於
衢某問傭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工者先祖

爲某學士某曰如此則親戚矣如何然兩人俱弗克負
荷市人聚觀或與以竹稍共舉歸一時傳爲二宰輔孫
共扛五斗米兩人祖俱崇禎間相也

吾宗先世無後者多以贅壻爲後子孫家焉遂冒張姓而
忘所自其初祭祀墳墓俱屬之外孫再世以往祭祀不
足言墳墓供樵採而已白楊楮錢蓋望絕也指之曰張
門墩猶幸四旁停棺埋骨耕犁未之及然吾族人不敢
復問以啟爭端矣

廣州推官某有從兄太學富於家無子乙酉秋陰鼓族人
持挺刃入其室行劫無遺太學遁去舍宇不留一椽又

陽爲弗平激太學訟族人麗法怨集其身丙午推官死
丁未冬前之劫太學者亦持挺刃入其少子之室抄掠
如洗少子遁匿於寡嫂牀下執少子婦索獲捶擊幾死
又抄其僕家并執至推官柩前叩頭服罪乃釋詩曰毋
教孫升木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益
信

有公子者善屬文試諸生高等不自珍惜苟與僕婦通有
惡疾遂染之年四十疾漸劇須眉盡落更數醫不治或
勸其父以子有進取具疾廢可惜盍求醫起之父曰夫
婦人倫之大受命於父母爲伉儷生子女已多乃上不
顧父母下不顧妻子而爲邪行速死何憾竟弗顧未幾
死妻亦以惡疾繼死又崇德公子家世富貴求登科不
得乃廣交游崇禎間以賢良舉妻死買妓爲妾毒發竟
爲廢人適子一人有美才厲志節妾乃譏其子父昏惑
丙戌爲羣盜指名父實其事殺之家抄沒先是嘗舉一
孫而殤子婦亦死公子無依兄弟割田二百畝贍之歲
入供妓淫冶之資不給公子饑寒自若冬月下體糜爛
不能起人惡近臥敝竹牀煖以火烟蓬勃目不可開夏
則羣蠅嘜之驅弗去未幾死

有兄弟家頗饒裕弟之子業儒初爲諸生族子二人無賴

迫饑寒竊桑穀於野爲常隣里惡之乙酉夏兄弟私商彼人在終爲家累況有子子長累益深今鄉里紛紛怨仇相賊焚廬舍發墳墓公行無害盍乘此去之乃夜呼起擊死并殺其妻穉子走追及將并殺心戰乃以石灰指其目穉堅閉而號久之謂已瞽得釋昧爽遁去越日大爲酒食召族人族人問故曰鄉多故以一心力耳飲甚懼族人間出隣里竊語事漸聞族之貧者怒曰吾諸人之命祇辦合族酒食乎聚問某人安往兄弟叩首曰饒我所有與共族人貪稍稍散去是夕載其貲財家口逸去族人再至分其田舍里之强者復奪族人所分田事聞於官捕方急兄弟潛歸被執治以尊長殺卑幼之罪以亂故

有少年素負血性喜從釋氏游兄死兄之友卹以金屬其力賈養孤寡旣二三年得貲數十金族叔無良思攬速以訟兄嘗師貴者少年間過貴者稱許謂之英雄佛子少年益自負與謀事貴者夙與無良有郤因曰度與訟弗勝彼多行不義眾切齒何弗置酒陽謝罪布腹心坐上出不意刃之荆軻曹沫古有心男子也旣爲眾除害已怨且報策莫快此少年慮得毋執於官貴者曰吾能脫若無憂少年信盡如所策無良不疑就飲酒酒半起

壽忽出刃刺殺坐客駭起所布腹心爲解脫去將自赴有司貴者導以亡命走山澤少年旣去有司大索殺叔者禍延隣郡死數人孤姪殤寡嫂幾不免親屬多破家者

子嘗以試入郡寓祥符僧舍與宦室子弟前後居見其師二人俱號能文試高等者與徒二人僧一人賭博不已其父寓城外每間日入視子及寺門僕走報僧迎師弟急歛賭具布文具呬唔文字父移時去復輟文具布賭具試後益甚連日夜外人亦至父不知也師一副榜以恩入監負賦幾死獄中一歲貢然饑寒終其身

烏程生某年少有才名同邑某氏延爲弟子師然無行潛與主人女婢通遂因女婢傳意於內嫂與姑欲奔之門戶嚴垣牆峻乃以布爲梯繫樓簷自垣懸下其人扳援上踰垣夜入旣久人始知不齒士類郡縉紳怒聞於學使者以劣行褫黜幾斃杖

石門秀才有弒其父者不容於鄉潛遁宦室日久宦妻通焉漸令授女童句讀書室與中饋近聲相聞顏相望幾無內外之限漸及家政司出納醜聲大布而以主人遠宦妻專橫親黨莫敢言二氏一慕浮名一庇烏獸師友不慎穢亂遂成

有鄉先生臨終語其二子及諸孫曰治我棺四隅爲大環子孫請故曰汝輩篤信風水葬後長子不第長必改葬次子不第次必改葬及諸孫不第諸孫又將改葬環貫繩平舉省轉側骸骨參亂耳後果以堪輿家或云利或云不利改葬一二次最後改者成以爲利旁墓居民以爲不利構訟居民弗勝乙酉墓爲所發不忍言

海寧某氏既葬其親矣堪輿者謂未得穴法改葬焉改後弗利復改弗利如故復遷力既罷方寸惑亂不知所從竟弗克葬

歸安貧士將葬其母營四十金買地地既得他堪輿謂不吉置之更買復費四十餘金力大憊葬未舉而身卒有富室患盜募拳勇數人備旦暮之警且教其子習技較力拳勇者謂主人衣冠客何濟緩急不若以金錢結市里有膂力者爲心腹主人然之乃令其子引無賴少年與友一日父督子過子舉拳中父顛父仰跌良久得甦知不可保然悔已無及鬱鬱而死

海鹽故家子幼孤母撫之及長急進取典祖祠得二百金行賄有司試高等補邑學生後赴鄉試得舉年少壯謂富貴未可量費益侈漁非義及稱貸計數百金然家力頗詘矣會試還道病死賴親舊僅以喪歸老母遺孤焚

癸相倚也

歸安某氏世世富厚人亦長者至某才智自高好以貲干進試諸生高等遂深結有司及郡邑之豪名曰支門戶實陰爲奸利也復爲子營科名二十餘舉進士身歲貢考縣令職益驕橫浙西郡邑無日不至探知獄訟可關說及愚民可恐喝得金者罔弗籠取三吳盜起富室危懼乃任招安收羣盜爲用家彌富子任部屬鬻科事露棄市妻發配夫婦子孫竄絕域家抄沒後復營還鄉方將肆惡瘍發於頸首墮死

烏程人少成進士者爲海邑令獲盜輒縱去雖久獄亦以賄脫之家驟起平生於親舊無不薄御下少恩後爲羣盜執去索金一人潛脫之冀美報也至家卽欲執付有司其人遁去乃免有家僕嘗蓄怨盜至引入臥房復執以去竟死賊中久而歸其屍弗可辨厥子赴鄉試賄主司求舉事發沒其家流絕域嘉善亦有甲科官闔者與海盜嘗通多載貨寶歸三吳盜起劫其貲殺其身人皆快之亦天理也

歸安書生甚貧困二十餘未有室家里業嘗者頗溫厚妻以女資讀書成進士後爲御史起家數十萬嫌婦翁微賤不念舊德覆以怨終鄉里薄其爲人死纔十餘年家

業盡破子孫不可問

瑛按嘗字疑誤

海靈有縉紳憑藉世家陵虐無告遠近切齒平日畏其勢焰莫敢發乙酉鄉邦多故怨者羣起報復彼家自知不免挾貲遠遁憤怒無所雪乃掘祖父兄弟之墳灰其死骨焉崇禎間常州有狀元及第者歛怨於鄉既稔鄉人聚焚其室發墳墓以死骨和米粉餵犬

萬曆時有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相與謀曰仕途榮落不常吾家不可趨一路兄弟分門互相援引此衰則彼盛慮無不顯達者因一人黨東林一人浙黨天啟間魏監用事一人遂趨魏黨一官至兵部侍郎一至中丞一至順

天府尹勢傾一時賓客盈門奴僕豪橫數十里以內凡可加以勢者罔弗加陵弱暴寡之事日以益甚一郡側目莫之敢撓崇禎間府尹入逆案無何侍郎中丞繼沒嚮之被其戕虐者羣思甘心焉訟端大興諸子惴惴不克全未及二十年他人入室田業易主陵替弗可言

有仕者自以年高官廢懼失勢鄉里陰令一子賄爲大麻駐防募丁眾遊巡一子入山澤從羣豪已則陽賣藥於市而招無賴少年與賭博未幾駐防以罪幾死破家得脫其從羣豪者流爲盜賊殺其身又有中丞之孫三人因亂率家人數輩具器仗駕舟楫出沒數十里間兄自

號遊巡官弟自號監紀亦曰兵部實則道路行劫而已未半載兄執至按察獄多方營救得免弟亦爲盜死於獄家人相隨者先後俱死

海鹽趙某祖明經教授父兄俱邑諸生不嗜學亦不事家人生業喜從匪類遊及賭錢廢祖居賄入邑庠事發褫革踞僕舍以居後與人構訟僕舍亦廢以其妻子自鬻豪家挾其勢行於鄉里里人爲訴豪家妻之兄弟亦諸生耻事人稍失豪家母意夫婦俱被酷笞遣出二子陪嫁金陵勢益大遇事一子鞭死趙某夫婦不知所適有搢紳子自以能文又見宗族親戚往往賄主司得舉過

鄉試必潛買關節然卒不遇復爲二子營進取先世所遺膏腴之產利便之宅約三四萬金無不以是廢饑寒及身兒之子依所親家頗給一旦效之亦廢千金家尋破

故家少年某再娶隨嫁婢黑而矮某與私溺焉將以爲妾妻歸寧從父母計嫁之某聞悲憤不已就妻家大反目必欲返婢婢母不孫益憤病作死妻家若而夫婦一以昏惑短命一以嫉妬早寡均足爲戒

錢某本舊族溫飽農夫也一子使謂貴人弟爲父求親暱貴人弟利之篤愛焉習狂治十五六因蠶月瞰其從兄

不在臥室穿壁入寢嫂牀欲汙之嫂少婦也勞寐初不覺已而覺駭求死舅及夫強止防稍疎遂經死眾執至官家破罪死辟噫婦之死烈矣厥子懷鳥獸心殺身殄祀豈非厥父弗安恒分扳援勢力之罪哉婦沈氏舊族女

嘉興某進士性驕奢自謂文名盛一時交徧海內車航接途饋遺盈戶因飾園亭恣歌舞淫泆矜夸靡所不至崇頑末宜興再相遂自文部郎轉銓曹與比黨內賄招權潛通禁近都人側目朝廷稔知其狀深惡之戮於殿陛旋棄市

里有少年小負才智習佻薄好以插號贈人及捏造歌謠談人隱事入惡之未及三十身死妻他適遺孤亦殤親黨一人家貲素厚嫡生一女未有子中年以往族人及婿無不望其速盡而有之矣既而二婢各產一子父死婿以不贖所欲構族人與二子訟已陰陽其間以為利其後二子俱不克家長者從師不力學年及四十猶試童子外侮日至市里開報冊書總甲皆及憤不堪因以祖遺車房一區賣四百金賄入邑庠三年遇歲試生員隨以六等黜

舊族之子衣冠楚楚學業無聞俗率以道士目之一人行

六者羣呼曰道六甚至指其子曰道六所生一人行五者羣呼曰道五凡此莫不倡自族人隣里和焉者也在人固為薄道聞者能無深戒於心

崇禎間松江風俗最豪奢寒賤初舉進士即有田數十頃宅數區家僮數百指飲食起處動擬王侯其宦成及世祿者毋論三吳諸郡俱弗及也乙酉以後盜賊橫行大獄數起亦惟松江為甚二十餘年兵戈塗炭賦役繁苛向之貴室巨家無不覆敗不忍言矣

崇禎朝首揆家宰俱烏程人引諸親黨列津要尚書禁省巡撫御史遠近數十里內往往而是子弟陵官長奴僕恣凶豪第宅壯麗田園腴美蓋不足言當其時單門重足細民垂首側目非朝夕矣乙酉變作湖濱之人千百為羣負耒荷挺大呼報仇懷怨之人翕然從之各集所怒毀門垣索子女舉火殺人幾及一月昔之勢家逃匿無所勢定之後思保門戶則不顧世澤亟營科名欲肆陰謀則假託義聲潛通山海無不麗於密網殺身沈族男女放徙者十已四五幸而獲全猶復賦役不支相隨狂獄至於遁藏竄伏流離以死不可勝計已首揆之里徒見邱墟冢宰之孫為丐為奴者有矣嗚呼而謂無天道乎

道乎

萬厯天啟而降士風浮競至崇禎人心學術之壞東南日甚其以文社鼓煽雖窮鄉遂谷無不至者號曰聲氣一時聲名之高眾所奔走者江西舉人艾南英南直解元楊廷樞翰林張溥吳偉業周鍾生員周立勳孫洎其相繼而起則兵科陳子龍吏部夏允彝舉人徐孚遠浙西進士吳昌時舉人朱一是貢生范驥陸圻又其著也其後或以罪被誅或無後以死鮮不禍及其身雖有節義自砥宅心平易難可槩論而克全無幾豈亦逢天憚怒理有固然者歟

歸安茅氏自鹿門名坤官至中憲大夫以科名起家兄弟三人伯服

賈乾名善籌畫季良力田精稼穡鹿門其仲也各以多財雄鄉邑廣田疇豐棟宇多僮僕其家風也然治生有法桑田畜養所出恒有餘饒後人守之世益其富科名亦不絕四五世間惟長支子姓漸少家業浸薄中支世業雖損博學能文之士不乏也少支方伯繼起子姓益繁於前有光矣族人彷彿起家頗眾雖無顯爵名賢而阡陌衣冠為百里著姓矣二十年來敗亡略盡昔時堂戶罔不邱墟廣陌無非萑葦入其故里惟族之貧者一二存焉論者謂吳興世族之亡各由自取惟茅氏困於賦役盜賊之興徵求之暴皆非自致視諸姓最無罪竊謂

占田之廣祖宗必以兼井得之桑梓窮人不得耕其先疇者眾矣惡得無罪子孫食租衣稅擬於公侯未嘗聞有厚澤以及於人至德以修諸已亦越幾傳福慶固然宜竭至其亡也視諸姓爲不烈或亦土物之故與論者又謂鹿門之後世有罪刑近復史事被戮本乎白華樓著述好惡取舍徇於私以是爲餘殃也此固幽昧不可知然克全尙眾黃氏之烈傳播東南亦門戶之光也鹿門之甥爲顧侍御爲富大略慕效茅氏豪橫過之關土雖不及占田已侈科名世世相頡頏也跡其敗亡與茅相先後勢則較重歲負賦錢男女桎梏相屬幸者播逃

不可踪跡方其盛也豐阜樂逸爭羨二氏比其衰也瓦礫之場蒹葭之藪均足爲害海鹽先達許黃門貽戒子孫官不得過三品家不得過萬金時稱卓識雖然猶爲盛世士大夫之言也

萬厯末年山東久旱會布政司某入境大雨作民人懼慶爲生祠紀功德某遂偃然自以爲德朝廷異其功晉右僉都御史某受命至任卽死子孫陵替傳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禍及宜矣

有富家子幼孤母氏海寧衛世爵家女也不知艱難亦不知教子之方徒見目前豐腴溺於膏粱所延師姚江人

以僕者稱譽而進內外迎合不事詩書數年惟飲酒食肉而已爨室有砂鍋朝暮未嘗絕肉比婚冠家漸索外侮內難相繼至三數年遺業盡亡竟窶人矣或指其爨室鍋曰勿小視能容冶坊一所蓋前所食肉率取給冶坊資本數千金既盡房易主俱不絕肉之故也其母與妻相繼困死蔬食不給每月餘無酒肉輒腹痛欲死故有乳媪七十餘憐之謂人曰無他疾乏酒肉耳市酒肉與飲啗輒愈腹繼痛人輒告媪又勉市酒肉與飲啗然不能常得卒以腹痛死

三吳氣習重僧重堪輿重養生家重僧爲其廣福田也重

堪輿爲其蔭後無窮也重養生家爲其長生可得也湖州益甚然見其人或三十四而死或五十六而死七十八十者鮮矣是長生不果也二十年來破家族受刑誅子孫滅絕流亡逃竄者不勝計亦惟湖州爲甚然則福田安在後蔭又何如大惑不解尤而效之哀哉

海鹽中書某憑先世厚貲出入京師諂事權要浙西當道無不深結以是陵厲鄉土人莫敢言既老惡益稔厥子生員性狂蕩習見其父所爲益肆橫暴崇禎間一人發難怨者羣起訟案山積當道不能曲庇父子俱議大辟一斃獄一棄市其女適某搢紳受封誥夫死醜聲不可

言咸謂中書惡積所致云

里中兩族子弟少不事詩書耻力田復不能爲商賈傭作
從市井無賴獵野禽獸後從羣優習歌吹父兄非特不
之禁家貧陰喜其能索酒食莫與抗無何流爲優伶不
羞鬻伎其勢不知所底矣

有公子者性習輕浮父憂以所延師不能教課訪得一師
素嚴將延之公子聞而懼聲言果請是師我必縊死父
遂不敢後竟不復延師公子終身不能文墨爲人好比
匪人身家兩敗

有前輩長厚好義人也特緣家世富厚豪奢之習不能自
克冬夏之服各製百件貯箱篋每服其一卽更製一以
補其數身沒子遂貧有寒無絮暑無幃者矣

上都陸氏世富厚謹愿其後習於奢逸爲廳事制踰士夫
他物稱是常饌爲炮鼈膾鯉之類恒傲他人以所無不
久子孫貧落廳事毀廢二三年前過之門宇牆戶存者
十一竹木斬伐亦幾盡

一友早孤性喜自遂好精華書室器具家所延師必庠序
高等擅時譽從遊常數輩他姓子附學其間多有就唯
主人受業不力求爲博士弟子猶弗得室中埽地用雞
毛箒拭桌以綿紬黃錫卮時砂壺張銅鑪各構至十餘

事其一端也室甫就未一二年厭居之卽拆更爲木工
漆工金土之工往往不絕後竟貧窶無賴更爲僧然徒
禿其首緇其衣禪家之言亦弗諳

尤介錫兄弟幼所從師一崇德秀才有聲名者至館呼介
錫爲盟翁而自稱小弟稱館僮爲某兄行則屢拖地坐
則足置桌餘不勝述繼之者日與其兄弟擲骰子陞官
蓋二人俱介錫從兄師錫所進好友也未幾母沒予憂
之會其父遣之來家介錫不欲後不得已乃謂其親曰
不令我讀小學便可蓋其根本先壞至此已有十八歲
矣是年夏其父亦沒後來竟無如之何益知蒙養不可

不端也

有名家子不克肖其前人雖尋常子弟小知自愛猶賢於
彼或疑之予謂幼年利路不可使開延師不可不慎其
家昔因故人來官浙東使人修舊好且曰凡家計及進
取諸可效力力無不盡其叔試科舉遂廩食於庠自此
家間延師罔非少年急進取者繼而他故人遊宦遠方
亦往抽其豐家庭之間漸摩薰炙不外勢利二字童稚
之年心術先壞日後能不決裂乎凡此豈特一家而已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八終

